

新政治经济学书系

THE CONSERVATIVE HEART

How to Build a Fairer, Happier, and More
Prosperous America

美国式幸福

【美】亚瑟·C. 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 著

朱 玲 ◎ 译

如何续写美国的繁荣、积极战胜贫困和促进机会平等？
一份建立经济蓬勃发展，包容性强且实现社会正义的方案

中信出版集团

美国式幸福

[美] 亚瑟·C. 布鲁克斯 (Arthur C. Brooks) 著

朱 玲 译

THE CONSERVATIVE HEART

How to Build a Fairer, Happier, and More
Prosperous America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式幸福 / (美) 亚瑟· C. 布鲁克斯著 ; 朱玲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7.1

书名原文 : THE CONSERVATIVE HEART

ISBN 978-7-5086-7103-1

I . ①美… II. ①亚… ②朱… III. ①保守主义—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D09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3425 号

The Conservative Heart: How to Build a Fairer, Happier, and More Prosperous

America by Arthur C. Brooks

Copyright © 2015 b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aramond Agenc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美国式幸福

著 者 : [美] 亚瑟· C. 布鲁克斯

译 者 : 朱 玲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18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5-7313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7103-1

定 价 : 6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引 言 保守的心：

我们怎样改变了世界——但是似乎找不到立足点 1

第一章 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

为什么它会成为保守的心的根本体现23

第二章 为什么美国还没有取得脱贫战争的胜利：

亿万支出却没有用在刀刃上 49

第三章 推桶：

诚实工作如何让我们更高尚、地位更高75

第四章 来自印度贫民窟和奥地利鬼城的训诫：

一则警世故事带来的社会灵感 99

第五章 保守的社会公正议程：

一种抗击贫困的更好方式 123

第六章 从抗议运动到社会运动：

新权利路线图 149

第七章 高效保守主义者的七个习惯：

如何说，美国人才会听 167

致 谢..... 203

注 释..... 205

引言

保守的心： 我们怎样改变了世界—— 但是似乎找不到立足点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识真正贫困时的情景。那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当时我七八岁。一次，我在翻阅一本《国家地理》杂志的时候，看到一幅让人心碎的照片，上面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非洲男孩：他和我年纪相仿，苍蝇在他脸边环绕，肚子鼓鼓的。

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情景。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我童年生活的街区也相当简朴。据我所知，我的父母在我们这个工人阶层居多的街区里是唯一上过大学的。我的一些邻居依靠食品补助维持生活，大部分家庭里都只有爸爸或妈妈。但是，与《国家地理》杂志里那张照片中的境况相比，我所生长的地方就是贝弗利山庄（全世界最高档富有的住宅区）。

照片上的悲惨画面让我萌生了两种感觉：一种是无助，因为我除了为那个孩子祈祷或者把我的零花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即使是一个孩子，我也知道我个人能做的远远不够；另一种是愤怒。愤怒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我在西雅图的家里吃得饱穿得暖，被家人爱着，而那个男孩却只能在非洲等着被饿死。

当然，贫困并不仅仅摧残着非洲的孩子。我出生于 1964 年 5 月 21 日，就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发表他那著名演说《伟大社会》的前一天。正如我之后所学的那样，那时候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压倒性的贫困存在于阿巴拉契、密西西比地区及美国的诸多城市。我们也发现中部地区的贫困对我们的平等意识以及“人人平等”的理念来说是一种“侮辱”。难道，美国境内的贫困比非洲或者印度的贫困更轻吗？但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度里，任何形式的贫困都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我长大了，上了学，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并组建了家庭。但是《国家地理》杂志上那个男孩的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我常常回想过去，思考一个问题，那个男孩怎么样了？当然我无从知道那个孩子最终的命运。但是我知道，由此类推，那些像他一样极度贫困的人现在生活得怎样呢，是更好还是更差呢？

我们知道答案，贫困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但是整体而言，从我的童年至今，贫困现象已经缓和了很多，想一想世界上最贫困人群（按照传统的最贫困标准，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一美元甚者更少）的生活情形吧。从 1970 年至今，这个比例下降了 80%，这一数字由于通货膨胀被调整¹。我的童年时期，全世界超过 1/4 的人口属于最贫困人群。如今，只有 1/20 的人口属于此类。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反贫困成就。

那么这个伟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因为联合国反贫困工作的伟大胜利，美国对外援助的慷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英明政策，还是因为刺激性消费和政府再分配？

都不是。主要原因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全世界数百万人因为五项惊人的变革而摆脱贫困：全球化、自由贸易、财产权、法治精神、企业家精神。

回到我童年时代，那时，美国人看到了世界的贫困人群，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我们看到他们的贫困，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自由与繁荣。他们通过模仿我们的模式摆脱了贫困的枷锁。自由企业制度，不仅吸引了世界上数百万穷人来到美国，给予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而且为世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使得更多的人摆脱贫困。

在人类摆脱贫困的漫长旅途中，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自由企业和全球领导力的理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这一显著的进步是美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但是，美国境内的贫困如何解决？说起来有些矛盾，我们庆祝脱贫的理由更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美国的穷人便像其他人一样获得了物质上的进步。毫无疑问，美国穷人比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生活得更舒适。但相对而言，我们在摆脱贫困方面取得的进步完全不够标准。当我们的价值观击退了全球贫困的时候，美国的贫困率却与林登·约翰逊时期相同，没有丝毫的下降。当美国式自由企业从根本上缓和了世界各地贫困的时候，我们在应对国内贫困方面却没有丝毫的进展。

更矛盾的是，被公众认为国内脱贫出力最少的，恰恰是那些自由企业制度最忠实的捍卫者——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脱贫英雄们。保守主义者天生就有创造人类繁荣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我们的想法鼓舞

了全世界的人。但美国人民却不相信我们会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通往正确方向的曲折之路

一开始我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音乐家，放荡不羁的音乐家。我的家乡西雅图是美国最进步的城市之一。早期的生活让我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懒鬼，就是右翼分子爱开玩笑的那种。19岁从大学退学，追求我的古典音乐梦想。在那些“代沟年”（我父母都是这么叫的）里，我走遍世界各地举办演唱会，每个月挣的钱也就刚够付房租，而我就这样穷开心着。

那时候我在追求什么？当然是幸福。快30岁的时候，我在巴塞罗那交响乐团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吹法国号。我去西班牙是为了向一位名叫埃斯特的女孩求婚——她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每天晚上在巴塞罗那，我演奏着最伟大的音乐作品。理论上说，我达到了我所期望的目标。我曾经把幸福定义为尽情追逐创作音乐和环游世界的梦想，那时我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事业。展望未来一二十年，我看不到丝毫来自事业的快乐。我想，我需要在年纪太大之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不幸的是，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工作的机会并不多。有一天，我完成彩排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放弃音乐，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些音乐家对音乐之外的其他工作的称呼）

会怎么样呢？我开始盘算一个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而且没有实际技能的人可以赚多少钱。盘算的结果太可怕了，于是我开始考虑重新上大学。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是大学费用急速上调的时期。对于像我这样一个 20 岁左右辍学的人来说，学校根本不提供奖学金。这使得我在回到美国之后，一边在一个小音乐学校里教法国号，一边在新泽西特伦顿的托马斯爱迪生州立学院报名参加“廉价”的本科函授课程。

我报名参加了数学、人类学和文学课程。让我非常震惊的是，我爱上了经济学。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记得高中时曾被迫参加一个愚蠢的能力测验，测试结果表明我最不适合的领域就是经济学。

但从我 28 岁学习经济学开始，它处处影响我的想法。我了解到市场力量最终将获得胜利，即使在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而且好的意图也不能保证有好的结果。我还了解到即使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我们不喜欢的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可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我明白了人是复杂的、会因为不同的激励出现不同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社会问题不能通过政府项目而得到解决。但最主要的是，我了解到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帮助数十亿的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

让我震惊的另一件事是，当我与我的音乐家朋友分享这个新发现的时候，我还了解到——这一发现让我成为一个“保守派”。

这个标签和我并不相配，尤其是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想化的时候。我读得越多学得越多，就越相信每个人——穷人、富人、少数民族、移民——都能够获得成功。我意识到只要美国在道德上有信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与世界分享，那么自由企业就可以在极大

范围内建立一个更美好、更人性化的世界。

如果因为这些我被称为“保守派”，我想，我接受。

渐渐地，我把职业生涯的探索转向这些不断前进的“保守主义”理想。我一边教音乐一边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继而获得公共政策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的10年时间里，我教授经济学和社会企业家精神两门课程，大部分时间在雪城大学。（在学术界，与一些读者的想象相反，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保守主义的观点而受到同事的责难。我的同事对我都非常友善和尊重。）

在雪城大学我一个学期教一个或两个班，其余时间用来做研究。我的研究很有趣，但有些还是挺深奥的。我有一篇名为“遗传算法与公共经济学”的文章刊登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上，还有一本没有进入畅销书榜单的书，书名是《附加价值评估和网络艺术品拍卖赢家的诅咒》。

但是我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点：慈善和幸福，这两点几乎每个人都关心。从两者的事例中，我发现这两点与政治思想有着惊人的联系。首先，我发现，保守派在纠正收入差异之后甚至比自由派更关注慈善事业。这种收入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守派中有宗教信仰的比自由派更多，但它仍然让我吃惊。其次，我发现我报告中的调查数据表明：平均而言，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幸福。

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保守派比自由派有幸福优势的说法被证明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公众心目中保守派的形象就是一群铁石心肠的、藐视任何事情的、矫情的严格执行纪律者。这不是我想得到的结果，但数据违背了我的期望。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不只是一个幸福的学生，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走我自己的路。每年我生日的那天我都会回顾检视我的生活，畅

想我追求幸福的下一个10年。40岁的时候，我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数事情都趋于完美：我有幸福的婚姻，三个孩子，还有我所推崇的学术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有遗憾的，那就是幸福的我并没能更好地影响别人。我仍然记得《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个小男孩，我也见到过美国国内那些生活中缺少自由企业制度的穷人。我想知道我该怎样用我所学的热忱和知识来帮助他们。我意识到我自己对幸福的追求要求我必须加入到这场为更多的人追求幸福的斗争中来。

所以我为自己定下目标：到50岁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那里是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的最高殿堂。美国企业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智囊团成立于1938年，网罗了一批美国最专业的学者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出谋划策。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智囊实验室都是些疯狂的公共政策专家，这个画面会多么令人抓狂。如果我真想做一些帮助别人的工作，我想那绝对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

事实表明，我不得不等到44岁才完成我的目标，在证明了自由企业制度几乎可以使一切都成为可能之后，我这个大学辍学生、自由音乐家在2009年1月就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第十一任所长，比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早了三个星期。

就在几个月前，经济的几近崩溃让美国陷入经济紊乱，并使贫困、社会流动性、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问题。这也引发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广泛谴责。一场民粹主义^①运动崛起，运动要求更大的经济调控，更高的税收，更多的再分配支出——而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我们保守派所反对的。

作为资本主义的长期捍卫者，保守派一直处于守势。在过去的20

① 即平民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做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译者注

年里，我们的运动一直被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光芒所遮盖。但现在看来，似乎存在于我们经济现状中的弱点终于显现出来。

保守派会如何应对美国自由企业危机呢？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工作决定。

保守主义悖论

在研究所掌舵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募捐。研究所有个政策，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所有的支持都来自于私人捐赠。但我也被推到了华盛顿最热烈的政治辩论之中。除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并在媒体上露面外，研究所还定期直接与高层决策者接触，比如我们会定期为国会议员举办辩论训练和信息传送论坛，我便直接参与此类活动。我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是怎样决策的，以及他们是怎样为他们的政策辩护的。起初，我回到家都会兴奋地告诉埃斯特我今天碰到了谁。我像小孩子一样汇报说：“实际上，我和参议院谁谁一起共进了午餐。”

“太棒了！”她会用典型的西班牙式的讽刺口吻回答，“他跟别人不一样吗？”

有时候有人问我，当我与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的政治家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对他们的信任是否摇摆不定。实际上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断增加的，而且还增加了很多，读者们看到这里一定会很吃惊。对于政治家们，人们是很容易持怀疑态度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摧毁“高大上”已经成为一种扭曲的公众运动类型。但是成为议

会的一员（或者竞选总统）是一项毁灭性的工作，认知需求是强烈的，旅行是惩罚性的，个人攻击是无情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然而他们做了，而且薪水还不高。我想有些人只是喜欢特权和权力，但是与他们中很多人熟识之后，我敢说大多数人做这项工作是因为他们真心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慢慢地，与这些政治家们一起工作的新奇劲儿消退了，这时候我开始关注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保守派的问题。我称这些问题为“保守主义悖论”。

如果你知道保守主义理想为提高穷人的地位做了那么多努力的话，那么你就会认为保守主义运动一定每天都会获得支持，不仅是获得富人或者持有传统道德观的美国人的支持，还有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移民、少数民族，以及穷人的支持——所有这些人都会倡导一场新的保守主义运动，帮助那些美国最脆弱的人释放自己的力量。

除非你闭门不出，你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保守主义运动正在努力吸引新的支持者，而且有些人相信它必将走上社会民主欧洲保守主义的老路。

发展中国家自由企业的辉煌成果、美国国内穷困阶层的持续停滞不前以及保守派在美国众多地区政治上的不受欢迎，这三者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答案很简单：自由企业的拥护者们做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那就是告诉人们这个制度为世界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84%的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世界范围的贫困在过去的30年间急速缓和。实际上，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全球饥饿范围在扩大，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² 资本主义已经拯救了数以亿计的穷人，而我们却把这样的奇迹当作是一个国家秘密。

还有比忽略更糟糕的事情吗？数百万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梦是无法

企及的，并相信保守派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们看不到民主资本主义带给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那些穷人的好处，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子女会过上比他们更宽裕的生活，他们看到的只是保守派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

这是一场对美国特殊论的信任危机，也是对美国保守主义的信任危机。

我的外曾祖父母 1890 年第一次从丹麦漂洋过海来到纽约港，那时候，他们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了这个每一个人——甚至是他们那样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都能获得成功的国家。他们也确实成功了，几年后他们在南达科他州拥有了自己的农场。虽然没有赚大钱，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活，养育了 12 个孩子，信仰上帝，颐养天年。

很多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事实上，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来自资产阶层，从根本上说我们只是一群被遗弃的人。甚至是五月花号船上那些人和参加美国革命那些人的后代也都来自无以为生的欧洲下等阶层。

这就是为什么能动性成为美国梦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其他国家有等级制度，有农民阶层，有永久富裕的人，也有一无所有的人。与之相反的是，美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拥有财富的机会。据我所知，我的曾曾祖父来到这里看看四周，感叹一句：“嗯，我猜我以后还会是一个下等人。”但是他没有感慨“住在美国就是好，在这里有一个更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他只是为了自由和机会来到这里，在这里他的优点以及努力地工作是用来衡量他的价值的标准。

现在人们仍然这样，但是悲观主义阴影弥漫开来。很多普通的美国人相信我们充满机会和能动性的独特文化正在消失——我们国家独有的一个优点正在消亡。

每年盖洛普公司都会选一大批美国人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他会问

他们：“一般情况下，你对美国现在的发展形势是否满意呢？”³ 2000年12月，46%的人说他们不满意——不满意率很高。到2014年12月，奥巴马建立的更公平、更富同情心的国家执政计划实施的第六年，这个比率已经飙升到了76%。

你看到的没错，4个美国人中就有3个人对美国不满意。

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犯罪案件没有增加；人们的寿命没有减少，事实上，人们的寿命更长了，而且生活更健康了。问题在于美国人开始认为局面被人操纵，美国梦并不适用于每个人了。

美国的基本规则应该是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就能成功。可能你不会变得富有，但是像建国者设想的那样，你能“追逐你的幸福”，拥有独立、有尊严的生活。

但是当美国人环顾四周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什么？美国穷人可能比非洲穷人生活得要宽裕一些，但是他们仍然贫困。大萧条之后，不对称复苏在美国划分出了赢家和输家，这在以前未曾发生。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工作消失了、对政府的依赖增强了、能动性减弱了。与此同时，富人更富了，过去7年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美国最富有的人。

甚至中产阶级都感觉自己出局了。人们看到政府的亲信企业因为与政府的亲密关系而变得越来越富，看到大银行得到救助而小企业趋向倒闭，看到政府向那些处于高位的大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但是他们从当地银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贷款可以提供给你”。

以下发布于2013年12月的描述可以说是对我们国家悲观主义的完美总结：

美国人民的无奈植根于他们每天与入不敷出的抗争中，无论

怎么努力制度都不利于他们的抱怨中，担心孩子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好的恐惧中，以及奋发向上能动性的缺乏中。而能动性的缺乏已经妨害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行为准则，这个准则是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出人头地。

你认为谁发表了这段描述？本届政府的一个右翼批评者？一个靠抨击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经济表现平平为自己竞选总统加分的政治野心家？

不，都不是。它来自奥巴马总统本人。

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虽然标榜自己是小人物的保护者——“99%的”小人物——政府却并没有帮助到最脆弱的人。随着穷人越来越穷，美国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在下文中我会用大量的事例来支持我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只想说，政府表面上有利于穷人，对富人强硬的议程实际上已经使事情变得更糟。现在对于那些社会顶层的人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繁荣，但是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工作、升迁、取得成功的机会却正在消失。

但是如果在当今政府的领导下，数百万人的美国梦正在消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转向保守主义寻求更好的解决方式呢？

原因很简单：人们认为保守派根本不关心这些。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说他们认为“富有同情心”这个词是说共和党“一点也不好”，而5%认为这个词是说它“非常好”。⁴如果把当选的共和党人、受薪员工、亲属从最终的数字中排除出去，那么它包含的人数可能约等于零。

美国人哪里来的这种想法？从他们的耳朵里，从他们听到的信息